

幽魂

(日) 西村京太郎



I 313.4
116-C

幽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李云云 译

魂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邱季生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杨 桦

书名 幽 魂

作者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李云云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自然资源研究所印刷

1988年6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印张 7.5

印数 1—80,000册 字数 160千

ISBN7-5411-0313-6/I·294

定价：2.13元

内 容 提 要

美艳绝色而又对爱情忠贞的少女早苗，在秘密生下一个男婴后，所有知情者一个个莫名其妙相继死去，最后连早苗和她的情夫也未能幸免。

原来，早苗的情夫堀田进二的胞兄堀田俊一郎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他们在几年内，一举暴发，令人不解，一直是个谜。谜的揭穿，露出了堀田家的凶狠、险恶、贪婪。他们的发家沾满着女人肉体的屈辱、血泪和辛酸。

本书构思缜密、情节曲折跌宕、悬念迥叠始终扣人心弦。

目 录

第一章	首发案件	1
第二章	谜一样的尸体	25
第三章	神秘的女人	47
第四章	清水谷公园的无名尸	72
第五章	公寓的钥匙	88
第六章	隐藏在青森的秘密	103
第七章	幻影似的人物	118
第八章	堀田家族的源起	135
第九章	三十六年前的疑案	148
第十章	汇聚青森	164
第十一章	情死大海	178
第十二章	不在现场的核实	202
第十三章	怨恨之声	218

第一章

首发案件

1

也许，是恶劣的低气温向三陆冲北进了吧？青森的街上，雪花纷飞。

今年的春天来得很迟。

今天是四月九日，星期一。

国铁青森站站台上，雪花纷纷扬扬地飘飞进来，变得一片雪白。

开往大阪的特快卧铺列车“日本海2号”已经进站。车顶也白茫茫地洒满了雪花。

这辆列车上，共有乘务员四名。列车长上田和两名常务列车员，以及一名专门处理乘客事务的见习列车员。他们都属于大阪机务段。

上田五十一岁。高中毕业就进了国铁，迄今已有三十三

年了，一直生活、工作在国铁。如今，他还常常回想起作为见习列车员和第一次作为常务列车员跑长距离行驶的列车时的事。现在，他已经升到了所谓列车员的最高位置——列车长。

今天既是工作日，又是学校开学的日子，乘客很少。

“日本海2号”挂十二节车厢，除去最前面的行李车厢外（并带电源车），其余的都是上下两层的二等卧铺。

今天，每节车厢平均只有十二名从青森上车的乘客。十一节车厢共一百二十九名乘客。比起旅游旺季时满员的情形来，现在实在可以说是很清闲的。

上田等四名列车员是昨天跟下行的“日本海1号”来到青森的。昨晚住青森，今天又跟上行的“日本海2号”。由于时间太紧，上田没有兴趣观光青森市区。昨晚喝了一杯啤酒就睡了。其他三人好象也和他一样。

“我的小女儿今天参加入学式哩！”常务列车员广野对上田说。

“你的女儿还是小学生吧？”

“这次是上中学。”

“是吗？你有三个孩子吧？”

“都是女孩。她们要我参加入学式，可我哪一个女儿的也不能参加。”广野苦笑着说。

上田也有一个女儿，可已经结婚了。说起来，女儿上小学、上中学时，上田由于跟车，也没有参加女儿的入学式。

特别象跟“日本海”这样长距离行驶的列车，要离开家整整四天。

广野四十八岁。其他两名列车员也在四十岁上下。家庭

成员的构成也大致相同。

井上列车员还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他的提包里，总是放着那孩子的照片。

“日本海2号”是十六点二十五分从青森发车的。

因为列车上不带餐车，乘客们或自备盒饭上车，或提前吃了晚饭上车。站台上卖荞面条的，也有乘客以此果腹。

上田他们也和乘客一样地进餐。喜欢吃荞面条的上田，每次跟“日本海”来青森时，都要在车站上买荞面条吃。吃了荞面条，身子就暖和了。

十六点二十五分“日本海2号”正点从青森站开出。到大阪有一千公里的行程。到达大阪时将是第二天早晨的七点三十七分。

发车后，上田他们进了设在1号车厢和7号车厢的乘务员室。上田和广野在1号车厢的乘务员室。

窗外，仍是细雪纷飞。不过，“日本海2号”已奔驰在奥羽本线，一到日本海沿岸，雪就不会再这样下了。

出了青森开始车内剪票。

因铺位尚未铺好，乘客们都还坐在座位上，有的在吃车站出售的盒饭，有的在喝象是在青森买的啤酒。还有从北海道乘渡船来青森，又转乘“日本海2号”的乘客，有的人身边还搁着北海道的特产——特大的狗熊玩具。

十六点五十九分，列车到达第一个车站——弘前。

站台上十几个团体的乘客，拎着苹果筐上了车。他们是回京都的。

列车停车一分钟，刚好在十七点离开了弘前。

津轻平原仍是雪花飞舞，看不见被称之为津轻富士的岩

2

上田剪完票回到乘务员室，广野也回来了。广野眼中闪着光，对上田说：

“我碰到一个五年前认识的人。”

“是谁？”

“在5号车厢，是个乘客。我先还不知道是谁，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他是五年前，我是跟‘日本海’时，认识的乘客。我曾给这位乘客帮过忙，说起这事儿，他也想起了我，还向我致谢呢。”

“这么说是令人愉快的事了。”对此，上田有过同样的经历。

在跑去九州的夜行列车时，因出现急症病人，突然停车。上田一面与下一站联系，一面在车内广播，请医务人员来帮忙。一名内科医生虽然已睡下了，可听到广播又起来了。

那次生病的乘客到现在还每年寄贺年卡来。

广野问道：“那位乘客说想和我说话，我去五、六分钟，可以吧？”

列车员要在快到秋田时才开始铺床，时间是十九点，离现在还有一个小时。上田说：“行呵。”

列车穿过矢立隧道，到达大馆。

列车驶过了鹰巢、东能代车站，雪也渐渐小了起来。

十九点开始铺床了。

中途上车的五个设备公司的职员在列车到秋田的途中，负责铺放十一节车厢内的所有卧铺。其实，现在许多部份都已自动化了。

“奇怪呀”，上田想起开始铺放卧铺了，广野还没有回来。

五年前偶然发生了什么事，上田并不知道。可能那时广野在别的乘务组跟“日本海”吧。

上田想“可能是谈得起劲了吧”？

十九点二十二分列车到达秋田。

卧铺已铺放好，承包公司的五个人在这里下了车。

太阳已落尽，秋田车站包围在夜幕之中。夜行特快卧铺列车，看起来更是名符其实。

在秋田要换机车和机车人员，因此停车八分钟。

上田等乘务员不换班，直到终点大阪。

在秋田有将近四十名乘客下车。因为从青森到秋田可以不购买卧铺票，所以乘客较多。

十九点三十分，将ED75型机车换成了EF81型机车的“日本海2号”从秋田出发了。

从秋田开始，就是羽越本线，这会儿列车便沿着夜色朦胧的日本海急驶了。

可是，广野常务列车员还没回来，上田不安起来。既使五年不见，谈得投机，可忠于职守的广野竟会忘却工作一个多小时，实在不可思议。

“是5号车厢的乘客吧”？上田走出1号车厢，沿通道走去。

因卧铺已铺放好，所以有的乘客已睡下了，也有的乘客还在通道边眺望着窗外。

上田到了5号车厢。他一边走，一边一个一个铺位地查看。

“什么事？”乘客们都以惊奇的神情看着他。

“没什么，找个人。”上田说。

即使在秋田上了乘客，也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乘坐率。

走到5号车厢的顶头，下铺床位的帘子已关上了。

“已经睡了？”上田想，真是个性急的乘客。他已准备过去了，可还是放心不下，说了声“对不起”便掀开帘子往里看。

他看见了毛巾被，毛巾被下显出人的体形，躺在床上，毛巾被从头盖下来。

“对不起，失礼了。”

上田赶紧关上帘子，可突然，他的手停住了，他看见毛巾被下露着一只胳膊，胳膊上的衣服袖子的颜色与列车员制服的颜色相同。

上田毅然掀开了毛巾被。

3

上田顿时惊呆了。

广野常务列车员身体弯曲着，扑倒在床上，身上盖着毛巾被。“广野！”上田叫着，摇动着他的身体，可是他没有回答。上田将广野抱了起来，只见他的头晃晃荡荡地摆动着。

上田急忙叫来了另外两名列车员。林、井上两个列车员看到死去的广野，也惊呆了。

“发生了什么事?!”客专见习列车员林用尖利的声音问道。

“我也不知道。他说在5号车厢有个认识的乘客，想说话。可一个小时都没回来，我担心了，过来看看，就已经这样了。”

“是病死吗?”

“脖子是红的，是被勒死的。”

“那么，是被人杀死的?”井上大声说。

“嘘”上田制止了他。“不管怎样，一定要在下一站通知公安警察。为谨慎起见把医生也叫来。”

“下一站是羽后本庄。”

“在到达下一站之前，你就守在这里。”上田向井上交待后，带着林返回了1号车厢。

在跟车途中，也发生过列车员得急病的事。可是有人死亡，上田还是第一次遇到。何况，广野还是被掐死的，是他杀。

“真不得了。”林脸色苍白地说。

这时，上田的脑海里浮现出广野说“今天小女儿参加入学式”时的神情。那种腼腆的笑容，怎么也不能从上田的脑海中消失。

他们向途经站的站台投了信，立即与下一站——羽后本庄取得联系。

二十点十分列车正点到达羽后本庄。羽后本庄既是本庄市的东站，也是失岛线的分歧车站。

站台上，站着两个穿制服的铁道公安警察和一个带着出诊包的医生。医生是车站急救医院的值班医生，列车一停，

他就奔了过来。

列车在羽后本庄只停一分钟。一分钟，什么也干不了。

上车的医生不过是确认了广野已经死亡而已。医生说：

“可以肯定是被勒死的。”

“如果是杀人案，那么遗体就必须交县警。”一个公安警察说。

“不是运到家属所在的大阪吗？”上田问。

警察摇了摇头，说：“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杀人案件应属秋田县警管辖。”

广野的遗体用列车上的毛巾被包裹着，由医生和一名警察跟着被抬到站台。遗体放在夜幕中寒气逼人的站台上，虽有毛巾被裹着，可看起来仍然令人痛感悲凉。

上田想：“广野自己也没想到他会在日本海沿岸死去吧。”

还有一名公安警察留在车上。

“日本海2号”从羽后本庄发车了，晚了十二分钟。

上田回答了公安警察的问话，将广野去5号车厢时的情况作了说明。

公安警察一边记录，一边问道：“那么，广野是为了与五年不见现在又偶然相遇的乘客说话，才去5号车厢的？”

“是的。”

“你知道那乘客的名字吗？”

“不知道。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那么，五年前发生的事……？”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时我没和广野君一起跑车。”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弄清这一点？”

“我想回到大阪，查一查五年前广野君的乘务交班表就

可以知道了。”

“明白了。查到了请与警察和公安方面联系。”公安警察说。

然后，公安警察要一一询问5号车厢的乘客，希望有谁看到过什么。于是，上田叫林和公安警察一块去5号车厢。

上田在广播上将晚点的事通知了乘客。

往常，上田总是在这一带吃在青森站买的定做的盒饭。今天却没有这份心思了。

井上面色苍白，也没有动筷的意思。

“杀广野君的就是那个五年不见的乘客吧。”井上放低声音问道。

上田象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将眼睛望着窗外，答道：“也许吧。不过，正象公安警察所说，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全然不知。”

“广野君会被别人怨恨，简直不可思议。”井上摇着头说。

“是啊，他不是那种招人怨恨的人。”

无论从哪方面说，广野都是个谨小慎微，溺爱子女的男人。他身材矮小，为人温厚，招人喜爱。

可到底是谁、为了什么要杀死这样的人呢？想着想着，上田突然对罪犯的残忍感到一阵愤怒。

然而，“日本海2号”仿佛与广野的死毫不相干似的，沿着夜幕下的日本海继续奔驰着。

上田他们还必须担负起乘务员的工作，直到大阪。

4

5号车厢是被害的广野剪的票。上下两等卧铺从1号到17号，定额是三十四名乘客。广野在5号车厢剪了十二张票。并登记了这十二名乘客的去向。

十二名乘客中有杀害广野的凶手吗？

庆幸的是这十二名乘客都买的是从福井到终点站的票，那么，都还没有下车。

到下一站酒田还有一个小时。现在是二十点三十二分，大多数乘客还没睡。林和公安警察决定和这十二名乘客一一见面。

当听到常务列车员在5号车厢被害的事时，所有的乘客都大吃一惊。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个人听到声响或呻吟声。

可林还是挨个地问：“死去的广野列车员碰见一个五年前乘“日本海”时认识的乘客，并去见了面。那位乘客是你吗？”对这样的询问，回答都是否定的。

公安警察一一询问乘客的姓名和住址，并登记在本子上。他向带有名片的人要了名片，并问其他人有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

其中，有的乘客大力协助，也有的乘客露骨地表现出厌烦情绪。

十二名乘客中有九名男的三名女的。男的有六名给了名片，一人出示了驾驶执照。女的则只有一人出示了公司的身

份证。其余的两男两女告知了姓名和住址，可却没有可以证实自己身份的证明。

公安警察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十二名乘客的姓名和住址，并将六张名片夹进笔记本，向乘客道了谢，又回到1号车厢的乘务员室。

上田将公安警察的记录抄在自己的本子上。井上列车员目不转睛地看着，问道：

“这十二人中有杀害广野君的凶手吗？”

“不知道呵。不过，广野君确实对我说过5号车厢有个乘客想和他谈谈五年前的事，所以他想去去。”

“那么，问题还是在5号车厢了。”

“有没有凶手我不知道，不过，广野被害前，和这十二人中的一人谈过话，我想是不会错的。只是不知道究竟是谈话人杀了广野呢，还是别的人杀了广野。”

“这十二人中有和广野列车员谈起五年前的事的人吗？”

“一个一个地问了，没有人承认和广野谈过话。”

“这就怪了。”

“是怪呀。可广野绝不会撒谎。就是撒谎也太奇了。”上田说。

“五年前，发生了什么事呢？”

“不知道。五年前，他在跟‘日本海’时可能车上发生了什么事。可我当时没有和他一起跑车。回了大阪查一查，看五年前的‘日本海’发生过什么也许就清楚了。”

“回大阪还要通知他的家属，这太令人为难了。”井上阴沉着脸说道。

“我去说。”上田说。

上田是列车长。随着列车不断向大阪逼近，上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非通知广野的家属不可，可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何况遗体还在秋田县警，不能立即交给家属，更是令人痛心。

窗外，夜幕下的日本海广阔无垠。上田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夜幕已完全降临，只因看得见远处白色的波涛，才知道那是大海。细雪已经停了，天空阴沉昏暗，不见星光。

“这里还冷哩！”上田想。

大阪好歹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了，可青森还积着雪。广野的遗体难道不是在寒冷中颤抖着吗？

没头没脑地，上田忽然想起了和广野一起出去钓鱼时的事。那是他们得到两天休假，驾驶广野的车去南纪白浜的时候。上田记得是去年夏天。

他们住在国民宿舍，借了小船享受在海上钓鱼的乐趣。既使一条都钓不上来，但那垂钓之乐，也是无法形容的。垂下钓线，两人闲聊一天也是好的。

那次，平时不说的事，广野也说了。没有说到五年前的事吗？可他的确说了什么。

如果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上田一定会拼命地记住。可他没想到广野会死，而且是被杀死。所以只是听过就算了。

“那时，广野说了什么呢？”

从今天的事来看，可以知道五年前在‘日本海’列车上发生过什么事。

可是，那时广野好象只说了是发生在列车上的事。

“是令人愉快的事吧”？连这也想不起来了。“好象说了
一个女人的事？”